

追思兰亭先生

贾涌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00)

近日,李兰亭先生铜像在石家庄裴艳玲大戏院隆重揭幕,引发人们对于这位梨园先贤的缅怀追思。

李兰亭,原名李钰田,河北省永清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幼练武术,长习梆子,十七岁转学京剧,工武生;其技艺精绝为梨园称道,走南闯北而享誉剧坛。由于身负重伤,四十三岁即息影舞台而专事教学,李门弟子范幼亭、关砚农、梁慧超、张世麟、郭景春、李元春以及再传弟子裴艳玲等,均系业内翘楚、武生精英。

回顾兰亭先生艺术功业,可以概括为三融、三化。

一是融合南派与北派。

兰亭先生学习京剧武生之始,拜师刘全瑞,艺宗李春来。

关于李春来,老剧人齐如山称:“同治、光绪年间,武生大致分三派:一黄月山,一俞润仙,一李春来。”(见《京剧之变迁》)。有位商隔馆主讲:“李春来与俞菊笙、黄月山,鼎足而三,今日海派武生之宗也。”(见1939《立言画刊》23期)。刘全瑞则是这位“海派武生之宗”李春来的搭档、武行头;恰与北方“台上唱戏的是杨小楼,台下教(杨派)戏的是丁永利”相近似,刘全瑞也是传授李春来武生艺术的权威。兰亭先生经过刘全瑞严格培训三四年,长期在上海、武汉、杭州(包括嘉兴、湖州)等地搭入南派班实践演练(经常与盖叫天、周信芳等同台),从开“范”启蒙到耳濡目染,再到“入乡随俗”式的习惯养成,牢牢打下南

派根基。从戏路看,兰亭先生年轻时(三十岁之前)代表作为《乾元山》《杀四门》《赚历城》《铁公鸡》等,而不是北派奉为圭臬的《长坂坡》《麒麟阁》《挑滑车》。从艺术观看,按当年“‘京派’笃旧,‘海派’骛新”之说,兰亭先生确实算得个“骛新”派,创新求变是他持之以恒而卓有成效的行动准则。从技艺编排和风格特征看,兰亭先生不在意“京派即以剪裁干净老当自命”,坚持着南派的技艺多端“花繁叶茂”,以及与“武戏文唱”迥然不同的勇猛火炽。

兰亭先生善于吸收北派之长,或可以看作是“坐南融北”。他刚入南派师门,便“肆无忌惮”地向北派武生大家薛凤池问艺并得其指授;他以“半子”门婿的身份,从岳丈——北京著名武净牛春化学习加工《铁笼山》《拿高登》等诸剧,又因牛春化常与杨小楼、俞振庭同班而熟悉杨、俞表演路数,兰亭先生因此得悉北派真谛;他还利用一切机会观看揣摩杨小楼、尚和玉表演优长,根据自身条件加以吸纳消化。

业内公认,兰亭先生之表演既讲猛勇彪悍,又求气质恢宏,既有南派的火炽热烈,又有北派的稳健端庄,真个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南北融和、天衣无缝。

二是融合京戏、武术与杂技。

中国戏曲在形成过程中,曾融合角抵戏之类的打斗杂技元素,这才有了后来它的功夫技艺蔚为大观。兰亭先生幼年练武术,长大演武戏,深刻了解两者相通,意识到武术中蕴

对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了感激之情。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庞彦强、副所长周大明,省剧协秘书长贾吉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李兰亭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客观的专业的评价与赞扬。并表示河北省的艺术科研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李兰亭先生的生平和艺术成就给予更深切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当天晚上7点30分,由央视主持人白燕升主持,在“裴艳玲大戏院”举行的纪念李兰亭先生诞辰123周年晚会,将当天的纪念活动推向高潮。来自河北省京剧院、中国京剧院等知名艺术家们以及“李派”艺术传人纷纷登场亮相,演出了《林冲夜奔》《武文华》《蜈蚣岭》等李派代表剧目。精彩的演出引起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

纪念李兰亭诞辰123周年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分显示出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河北戏曲艺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所表现出的尊师重教的胸怀和气度,为河北的广大戏曲从业人员树立了信心和榜样,大家表示愿意为河北戏曲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河北戏曲的武生行在全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高屋建瓴地给予了综合分析,认为其中传统的影响十分重要,不可忽略。正是包括李兰亭在内的老一辈艺术家奠定的深厚的传统基础,才造就了河北戏曲武生的辉煌成就。他发出了“兰亭先生艺魂永生”的赞叹!贾涌先生系统总结了李兰亭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吸收融合,化各种技艺为我所用。奎生先生从自己的艺术实践出发,深入分析了李派艺术的博大精深。

来自李兰亭家乡的霸州市委副书记陈国英、永清县副县长贾川、廊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段光杰等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们表示将进一步做好李派艺术的传承和宣传工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戏曲事业的发展。

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著名演员朱雅,扬州市扬剧团团长、裴艳玲亲传弟子李政成,来自宝岛台湾的裴艳玲弟子杨汉如,也作了热情的发言,他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们表示愿以裴艳玲为榜样,为戏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李兰亭弟子郭景春、外甥也是弟子郑永春、孙子李子昆参加了追思会,对李兰亭的生平作了深情的回顾和追思,并

藏着可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壮大自己的资源。他投名师访高友。把气功、轻功、梅花刀、八卦剑、格斗套路等吸收过来，用于身段圆场、把子档子、跳跃斤斗之中。他又借鉴杂技之“耍”，创造了出手耍枪、出手耍鞭、出手耍圈……兰亭先生拿过来武术杂技诸般元素，活着用、化着用而不生搬硬使，叫竞技性听命于戏剧性，决不允许单纯卖弄技巧，是谓“技不离戏”。

三是融合旧物与时新。

兰亭先生学戏演戏，正当京戏已经成型而处于鼎盛时期，他饱学传统戏与传统技巧，把前辈无比丰富无比精湛的存留旧物变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另一方面，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上维新、改良风潮涌动，特别是对兰亭先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上海滩，时新事物层出不穷，时势强劲推动，他站到了改良的前列，以超前意识和超前姿态创造时新，把些个真刀真枪、洋事洋战（洋枪开打）等搬上了舞台。兰亭先生会甄别、懂扬弃、善变革，继承老东西地地道道，创造新东西出奇制胜，一手承旧，一手出新，这“两手都过硬”的本领确令同行刮目相看。

兰亭先生的三化在于——

首先，他谋求增强武生表演技能化。

中国戏曲具有高度技能化的品格，武术表演尤以展示武功技为突出特点。兰亭先生尽心竭力增强武术的表演技能，对把子和档子、舞蹈身段和程式套路、斤斗安排和斤斗运用，大都做了增繁、增难、增俏的深加工，由此形成独有的风格特色，并使一批李派把子、李派下场、李派刀枪花、李派出手、李派表演套路……流传后世。兰亭先生精心创造的出手耍枪、出手耍剑、出手耍圈等花样迭起的诸般耍法，把原本一般的技艺，提升到精妙险绝高难的“绝招化”地步。他的变革与创新，为京剧武生增加并且加强了表现手段。

其次，他谋求加大武生戏路宽泛化。

论武生戏路，有长靠，有短打；有挂胡，有勾脸；有神灵（诸如钟馗、杨戬），有异类（诸如龙、鹏、猴、豹），还有半人半仙的稚子神童（诸如哪吒、沉香）……比较而言，确实宽而不窄。兰亭先生并不满足！因为依那时的梨园眼光，《嘉兴府》《界牌关》《哪吒闹海》等相当一批剧目，被看作“不入流”，所谓“正宗”的“大武生”绝对不动，而被边缘化。况且，旧有剧目局限于历史题材的古装戏，毕竟有所拘囿。兰亭先生通过精雕细刻地加工再造，尽善尽美的登台表演，把“冷戏”“边缘”戏演成“热戏”“窜红”戏，引得同行纷纷效法搬演；他积极参与创作清装戏《康小八》，时装戏《燕子李三》，并且首开历史先河——推出搬演外国人、外国事之洋装戏《侠盗罗宾汉》，由此构成古今中外的武生人物画廊，为拓宽武生戏路贡献卓绝。

再次，他谋求推进武生审美时代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兴的电影、文明戏影响下，广大观众欣赏口味出现了求真、求实、求强烈、求通俗的倾向，

武生表演若是习惯于“招招架架、比划比划”，只讲“卖份”而了无生气便绝难适应崭新的时代需求。

兰亭先生迎风而上，变儒雅为豪放，造就以威武为主体的“力量型”表演风格。他处理的“打”火爆逼真，按今天说法是“打出了情节，打出了人物”。他处理的“翻”——如《界牌关》《战冀州》——表现战争惨烈，有强大冲击力和震撼力。他处理的“耍”——如《杀四门》《赚历城》——灵巧险绝而又令人赏心悦目。特别是他加工再造的“哪吒”“沉香”等娃娃类型剧，一改以往“儿童题材成人化”的表演缺憾（传统戏中《哪吒闹海》《童女斩蛇》《岳家庄》等无一不是“儿童题材成人化”），在增强技巧（耍圈、耍斧）的基础上强化表演的童真和童趣，使其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大大提升了观赏性。

人们看到，兰亭先生把审美追求幻化成了英俊威猛的武生艺术形象“武”动于京剧舞台，速度上——冲而稳，力度上——猛而帅，难度上——险而美。也可以讲，兰亭先生顺应时代变化，确立了李派武生艺术冲而稳、猛而帅、险而美的审美特征。

名标青史的一代宗师李兰亭先生，留给后人一个流派，一种典型，一门学问——李氏的继承与革新大有学问。但是，他留给我们更为珍贵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道义，一种人生态度。

兰亭先生学艺之始（1906年），恰是名家杨小楼进入清廷充当“供奉”之时。一时间，出现了冷落各家，独尊杨派的局面。尤其是作为主流的北派，秉承传统美学的“温柔敦厚”，讲求点到而已、适可而止，鄙夷南派的锋芒毕露、淋漓尽致。媒体竟也称说：海派“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矩，为京派所非笑。”在此种情势下，兰亭先生以非同一般的胆识与魄力，打破隔膜，艺融南北；“度越规矩”，变旧成新。在艺术创造上，他展现出无畏无惧、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兰亭先生默默地苦练苦修，不向任何人叫板，不对任何流派挑战，通过变革自我来变革武生表演，在丰富武生艺术的同时赢得普遍赞誉。他在艺术上好胜，不在名利上争强。

兰亭先生倾尽心力课徒授业，虽有近亲子弟同时就学却绝不偏私。率弟子同搭一班，弟子能唱一出他便收起一出，弟子升一步他便退一步，直至把弟子捧成“角儿”，捧成“大角儿”。如遇同辈同台而又旗鼓相当，他定会顾全台上“一棵菜”，欣然“挎刀”配演。如此义无反顾地让戏、让台、让名次，他用公德掌管戏德。

兰亭先生一身伤病离开舞台，毫不眷恋十里洋场上海滩，也不流连繁华胜地天津卫，毅然返回故乡故土——永清县这一个小小的韩村，恬淡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他的淡泊人生，给予我们多少启示多少教益。

斯人已逝！难得裴艳玲这位再传弟子，把李派艺术发扬光大，深扎李氏之根，盛开裴氏之花，兰亭先生足以含笑，吾梨园犹感幸甚幸甚！